

文634
967

光緒壬辰二月望日每本定價一角

申報館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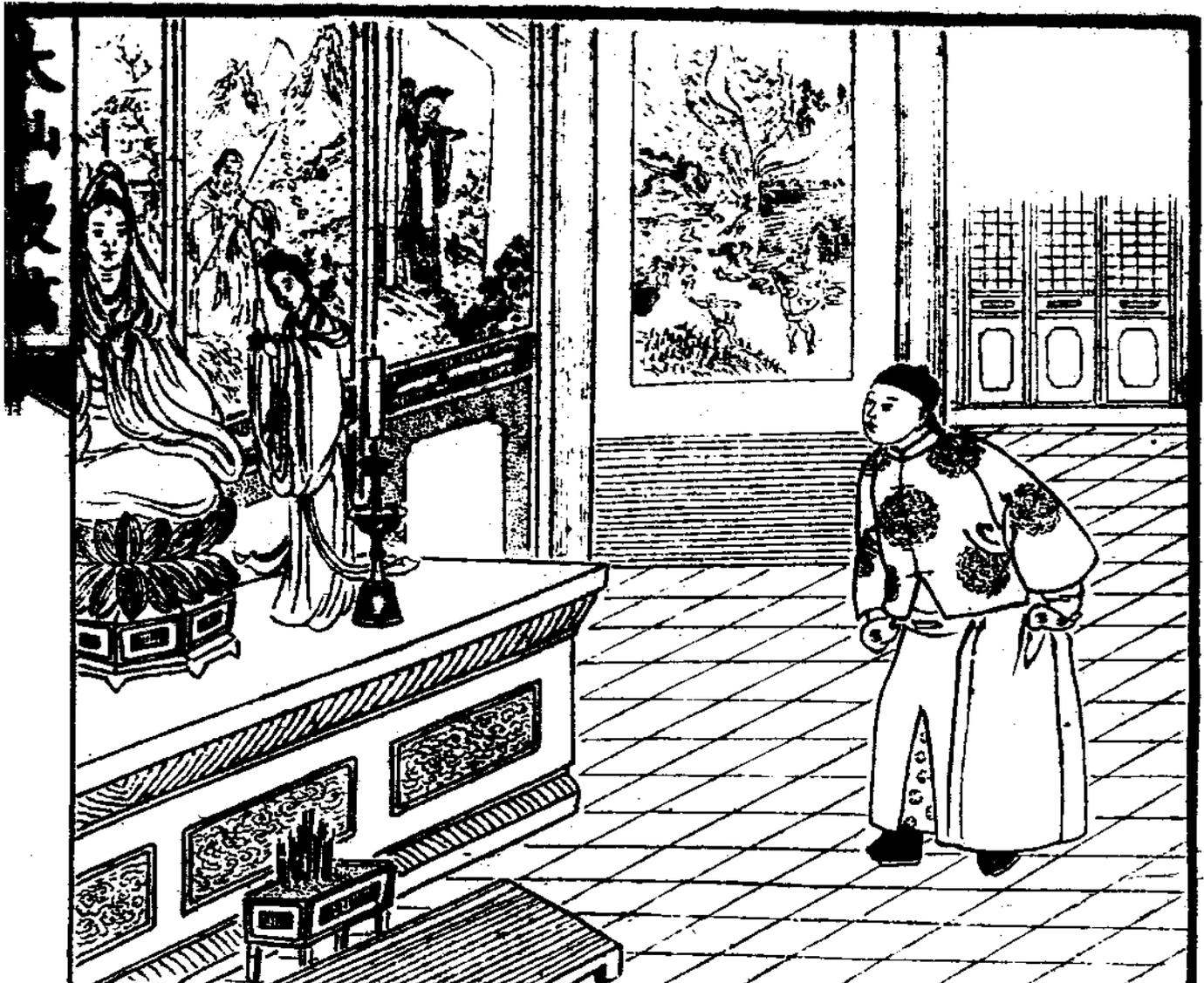
第二期海上奇書三種合編目錄

太仙漫稿○陶仙妖夢記自九圖至十四圖全○和尚橋記二圖全
海上花列傳○第三回議芳名小妹附招牌拘俗禮細意翻首座

第四回看面情代庖當買辦丟眼色喫醋是包荒

外游集○趙吉士中冷泉 蒲松齡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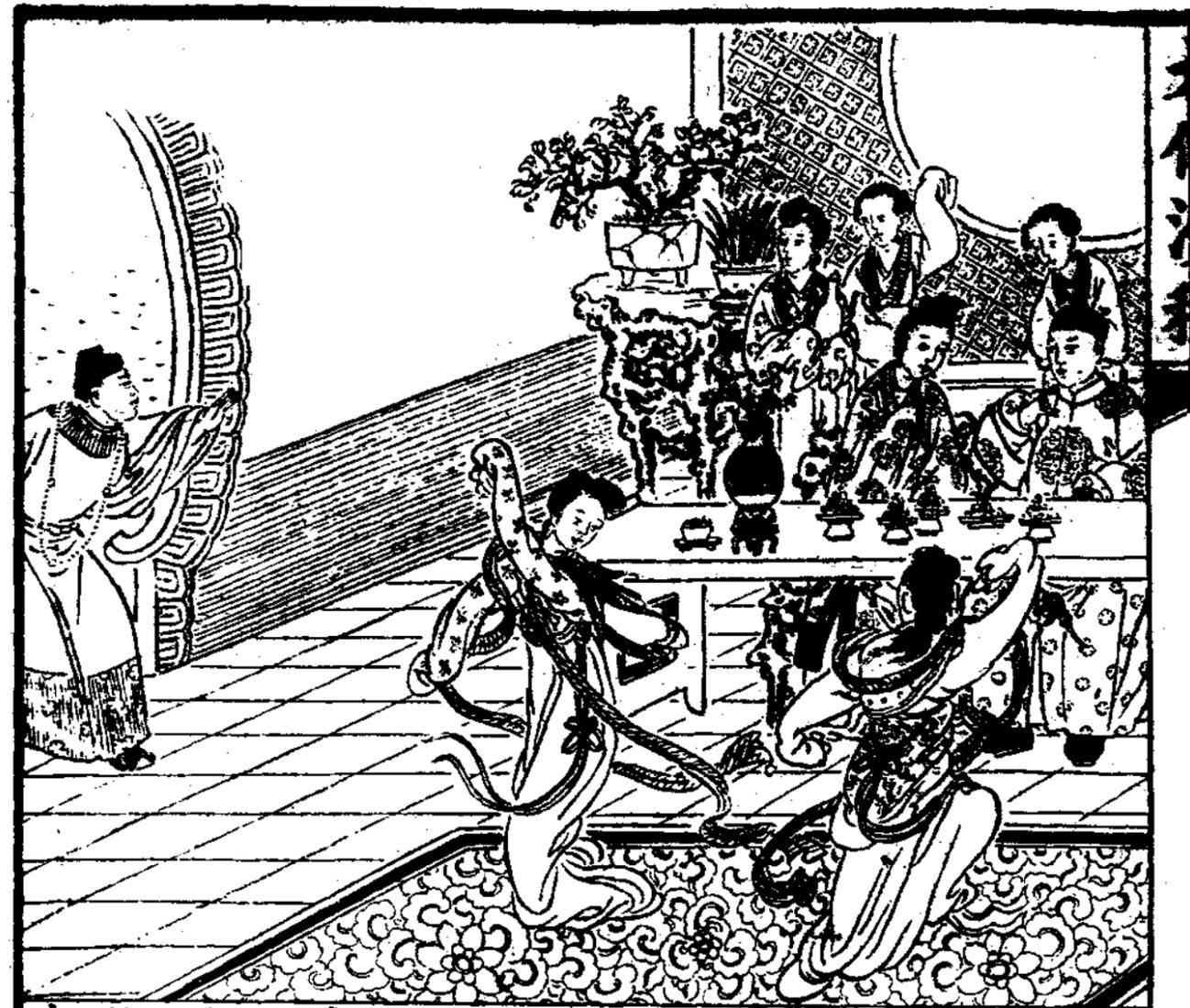
海上奇書



盡度我。遂見屏風上有門。忽然開。號
 夫人援之手以登。念奴猶嬉笑於其
 側。伯直前擁號夫人。夫人訶曰。急色
 兒。乃敢爾。伯謝曰。好夢。不時有懼。或
 失之。宜獲戾耳。念奴曰。駭學士。然可
 哂真也。而以為夢。伯尚不信。泊乎縋
 縋網繆。確似真者。醒而憶之。歷歷可
 記。伯喜極。日與號夫人相期於夢中。
 殊自得也。會號夫人初度。張樂開宴。
 念奴引水新見。伯極歌舞以相娛。未
 終闌。乃見高力士排闥入曰。禍事。禍
 事。安祿山反於漁陽。上皇西幸巴蜀。
 連扈駕母候。言畢竟去。號夫人驚悸
 失措。顧令家人經紀車馬。而家人離
 散無一存者。僅得一病馬與薄笨車。
 於廐。號夫人挈念奴永新坐其中。而

五

陶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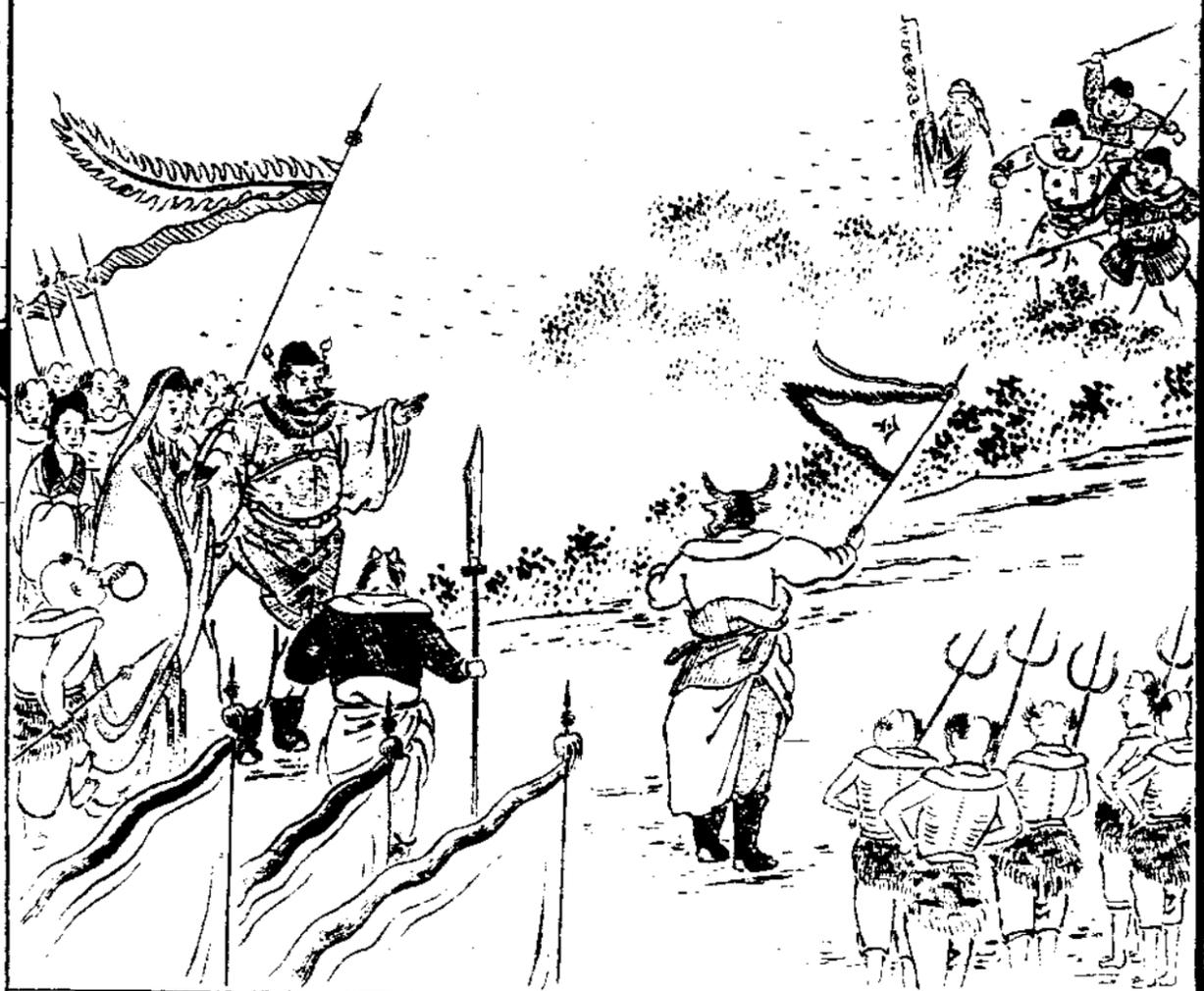
由為御出延秋門望見千乘萬騎掩
 映於長林豐草間隱隱翠華在焉由
 從之瀕及之矣忽有羝羊崛起於道
 左千百羝羣角觸蹄嗙蹂躪冲突如
 風雨之颯沓如波濤之砰湃馬蹶車
 覆不知所為由見有持節而指麾於
 後者似是蘇武姑號教焉蘇武亦望
 見之曰是吾兒也以節驅羊而羊退
 由稍定返顧則已失號夫人復泣而
 求拯於蘇武武許諾然而金鼓之聲
 旌旂之色又皇然起矣向所望見之
 千乘萬騎皆倒戈浴血望風反奔高
 力士披髮徒跣掖翠華而東竄其後
 有追者然非安祿山乃太子丹與荆
 卿也由呼之不應赴之不及一時鏃
 矢叢集血飛肉薄刀光一揮身首異



處由自謂死矣而不知非死也夢也
 徐起審視萬籟俱寂一鳥不鳴日色
 亭午矣顧由自是不得寐寐則憧憧
 擾擾於前後左右者不知凡幾或從
 蘇武牧羊而為匈奴拘囚或從高力
 士扈從明皇而為安祿山合圍或從
 荆卿奉太子丹與章邯決戰於城下
 雖遇號夫人念奴永新惟相與訴告
 慟哭牽率奔走而已欲求一夕之少
 休息而不可得也由既厭苦之而不
 能絕方其流離顛沛飄忽飛揚雖知
 為夢而若有甚不容已者必至奇危
 絕險計無復之而後得救然得救矣
 而憧憧擾擾於前後左右者如故也
 最後至一處前阻於河後迫於兵幾
 不免幸有一漁舟渡之追者無如何



仙登彼岸。驚定而喜。喜其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儼然別一天地。偶得一山而登之。山上樓閣高下。鱗次栉比。中有二人。萬中鶴。斃手執麈尾。對坐圍棋。仙觀焉。局罷而仙亦醒。神志閒逸。得未曾有。仙私念此必謝傳東山也。其黑甜鄉之桃花源乎。比再至。則東山無恙。圍棋未終。仙方隱。謝傳身後。乃有一騎周馳而呼於山下曰。秦兵且至。謝傳失色。投袂而起。仙將乘間逸去。而明皇荆卿蘇武。各帥所部。圍之數重。旗戟林立。戎馬潮湧。仙為所掠。轉戰奔走於其間。積恐怖。焦勞哀痛。迫切諸苦。憊而病且殆。沙彌勸其皈依祈福。仙念良是。稽首觀音座下。願持齋誦經。



以求免於厄。禱畢。果見大士丈六金身。與善財龍女。降自天際。詔仙曰。妖深矣。不治且禍爾。遂檄召冥王判官。為將軍部。其下牛首馬面者為隊長。帥十八地獄餓鬼。輪叉掉斧以伐妖。妖氛熾甚。謝傳合明皇荆卿蘇武等。亟肄多方。以為戰散。而復集。去而復來。惘恍離奇。不可方物。仙益炫惑。昏亂病如故。夢亦如故。既而病大漸。自度不起。但恨崇我者。不知為何妖。爰詣主僧。具以實告。僧大笑曰。是非妖也。爾也。妖可治。爾之妖不可治。當爾之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思。魂無所營也。爾固瑩然如玉。湛然如水。寥然廓然如太虛。安所得妖而崇之。爾乃以視聽思營與畫為緣。日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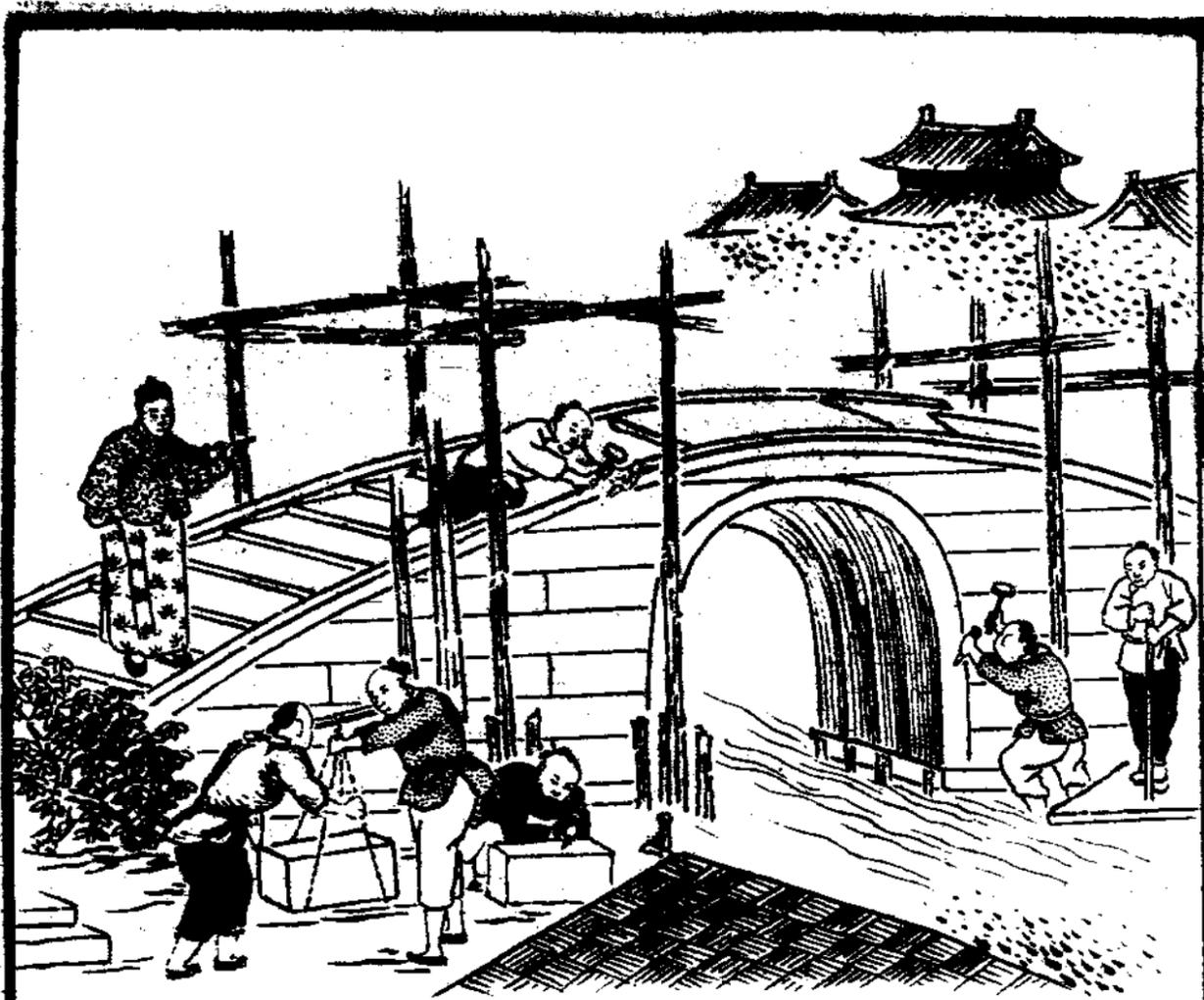
和尚橋記

余友曹子姓孫自郟赴新鄭道經長葛之孝子橋或曰是和尚橋也蓋乾隆末年里有郭孝子為和尚築是橋云孝子幼喪父母與某寺僧有私孝子數幾諫母內自慚然不能絕孝子知母之不能絕僧也陰禁不令通僧故善媚捧匳沃盥惟母所欲母亦曠事僧無所不至自絕僧後母日思望居不安食不飽寢以成疾孝子懼反招致僧以奉母而母始瘳里故鄉地溱洧環村北阻僧所居寺僧祈寒夜來不免厲揭既就孝子家宿履履若冰雪母謂僧為已故益痛惜之自以腹肘貼令暖齒震有聲聞於孝子孝子曰吾之忍而出此者凡所以為母



畫中之人物事實景象而屬目焉傾耳焉動其心以及其魂焉為之欣戚愛憎喜怒哀樂至於顛倒起滅倏忽變幻而不能以自主於是乎有妖然而而是妖也生於爾之耳目心魂藉爾之視聽思營以養養之爾又從而喜怒愛憎欣戚哀樂以授之柄而假之術非爾之妖而何爾將遁逃於東山是入妖之所居而以為去妖也爾將求助於大士是學妖之所為而以為勝妖也有是理乎然則所以治爾之妖者爾自知之矣爾自能之矣僧之言未畢而仙乃遽然覺霍然愈

謙名殊招
芳小附牌



也。今若此。不為之所。且重得疾。於是鳩工作橋。孝子橋以是名。他村相覆者。乃曰和尚橋。既而母卒。孝子既哭而息。仰天嘆曰。吾之忍而出此者。凡所以為母也。母今死矣。吾將有以報吾父。乃以諷經召僧。僧至。即重前手刃之。首官請罪。官廉得情。擬流三年。嗚呼孝矣。

一說。僧即孝子父。父故無賴。以事遣戍。祝髮而逃。孝子請返初服。不許。然猶時歸家信宿。孝子陰衛護焉。橋當孔道。名濟眾橋。孝子積其家財以築之。非有他也。

拘俗
禮細意
翻首座



海上花列傳第三回

花也憐儂著

議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禮細意翻首座

按不多時。洪善卿與莊荔甫都過這邊。陸秀寶房裡來。張小村趙樸齋忙招呼讓坐。樸齋暗暗教小村替他說請喫酒。小村微微冷笑。尚未說出。陸秀寶看出樸齋意思。戲說道。喫酒末阿有捨勿好意思說。頃趙大少爺請耐喫兩位用酒。說一聲末是哉。樸齋只得跟着也說了。莊荔甫笑說。應得奉陪。洪善卿沉吟道。阿就是四家頭。樸齋道。四家頭忒少。隨問張小村道。耐曉得吳松橋來喫陸裡。小村道。俚來喫義大洋行裡。耐陸裡請得着。頃要我搭耐自家去尋喫。樸齋道。价末費神耐替我跑一埭。阿好。小村答應了。樸齋又央洪善卿代請兩位。莊荔甫道。去請仔陳小雲罷。洪善卿道。晚歇我隨便碰着舍人。就搭俚一淘來末哉。說了。便站起來道。价末晚歇六點鐘再來。我要去幹出點小事體。樸齋重又懇託。陸秀寶送洪善卿走出房間。莊荔甫隨後追上。叫

住善卿道。耐碰着仔陳小雲。搭我問聲看。黎篆鴻搭物事阿曾拿得去。洪善卿答應下樓。一直出了西棋盤街。恰有一把東洋車拉過。善卿坐上。拉至四馬路西蒼芳里停下。隨意給了些錢。便向街口沈小紅書房進去。在天井裡喊阿珠。一個娘姨從樓窗口探出頭來。見了道。洪老爺上來哩。善卿問王老爺阿來哩。阿珠道。勿曾來。有三四日勿來哉。阿曉得來。啞陸裡。善卿道。我也好幾日勿曾碰着先生呢。阿珠道。先生坐馬車去哉。樓浪來坐歇哩。善卿已自轉身出門。隨口答道。勳哉。阿珠又叫道。碰着王老爺末。同俚一淘來。善卿一面應。一面走。由同安里穿出三馬路。至公陽里。周雙珠家。直走過客堂。只有一個相幫的。喊聲洪老爺來。樓上也不見答應。善卿上去。靜悄悄的。自己掀簾進房。看時。竟沒有一個人。善卿向榻牀坐下。隨後周雙珠從對過房裡。欵步而來。手裡還拿着一根水煙筒。見了善卿。微笑問道。耐昨日夜頭。保合樓出來。到仔陸裡去。善卿道。我就轉去哉。啞雙珠道。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

會去教娘姨。啞等仔一歇。啞耐末倒轉去哉。善卿笑說對勿住。雙珠也笑着。坐在榻牀前。杌子上裝好一口水煙。給善卿吸。善卿伸手要接。雙珠道。勳哩。我裝耐喫。把水煙筒嘴湊到嘴邊。善卿一口氣吸了。忽然大門口一陣嚷罵之聲。蜂擁至客堂裡。劈劈拍拍打起架來。善卿失驚道。做佢。雙珠道。伊是阿金。啞哉。哩。成日成夜吵勿清爽。阿德保也勿好。善卿便去樓窗口望下張看。只見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辮子要拉。却拉不動。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鬚髻只一撇。直撇下去。阿金伏倒在地。掙不起來。還氣呼呼的嚷道。耐打我啊。阿德保也不則聲。屈一隻腿壓在他背上。提起拳來。擂鼓似的。從肩膀直敲到屁股。敲得阿金殺猪也似叫起來。雙珠聽不過。向窗口喊道。耐。啞。算佢。啞。阿要面孔。樓下眾人也齊聲喊住。阿德保方纔放手。雙珠挽着善卿。臂膊扳轉身來。笑道。勳去看。俚啞哩。將水煙筒授與善卿。自吸。須臾。阿金上樓。擡着嘴。哭得滿面淚痕。雙珠道。成日成夜吵勿清爽也。勿管佢客人來。啞。

勿來。阿金道：「俚拿我皮襖去當脫仔了，還要打我，說着又哭了。」雙珠道：「阿有捨說？」耐自家見非點也，喫勿着眼前虧哉。阿金沒得說，取茶碗撮茶葉，自去客堂裡坐着哭。接着阿德保提水鉢子進房。雙珠道：「耐為捨打俚？」阿德保笑道：「三先生阿有捨勿曉得？」雙珠道：「俚說耐當脫仔，俚皮襖阿有價事？」阿德保冷笑兩聲道：「三先生耐問聲俚看，前日仔收得來會錢，到仔陸裡去哉。哩我說送阿大去學生意，也要五六塊洋錢。教俚拿會錢來，俚拿勿出哉呀。難末拿仔件皮襖去當四塊半洋錢，想想阿要氣煞人。」雙珠道：「會錢末也是俚賺得來洋錢，去合個會耐倒勿許俚用。」阿德保笑道：「三先生也蠻明白。」阿金真真用脫仔倒罷哉。耐看俚阿有捨用場，嗔來。阿金黃浦裡末也聽見仔點響聲，俚是一點點響聲也，無撥吃。雙珠微笑不語。阿德保沖了茶，又隨手絞了把手巾，然後下去。善卿挨近雙珠，悄問道：「阿金有幾花餅頭？」雙珠忙搖手道：「耐勦去多說多話，耐末算說白相撥來。」阿德保聽見仔要

吵煞哉。善卿道：「耐還搭俚瞞捨，我也曉得點來。」雙珠大聲道：「瞎說哉。」雙珠道：「坐下來，我搭耐說句閒話。」善卿仍退下歸坐。雙珠道：「倪無悔阿曾搭耐說起歇？」善卿低頭一想道：「阿是要買個討人。」雙珠點頭道：「說好哉呀，五百塊洋錢。」善卿道：「人阿縲繳？」雙珠道：「就要來快哉，我是勿曾看見，想來比雙寶縲繳點。」善卿道：「房間鋪來。」阿金道：「雙珠道：「就是對過房間。」雙寶末搬仔下頭去。善卿嘆道：「雙寶心裡是也，巴勿得要，好就喫虧仔老實點，做勿來生意。」雙珠道：「倪無悔為仔雙寶也搭脫仔幾花洋錢哉。」善卿道：「耐原照點，俚勸耐耐無悔，看過點，賽過做好事，正說時，只聽得一路大腳聲音，直跑到客堂裡。」連說來哉。善卿忙又向樓窗口去看，乃是大姐巧圓跑，跑得喘吁吁的。善卿知道那新買的討人來了，和雙珠爬在窗檻上等候。只見雙珠的親生娘周蘭親自攬着一個清官人進門，巧圓前走，逕上樓來。周蘭直拉到善卿面前，問道：「洪老爺，耐看看倪小先生阿好？」善卿故意上前去打個照面。巧圓

教他叫洪老爺。他便含含糊糊叫了一聲。却羞得別轉臉去。徹耳通紅。善卿見那一種風韻。可憐可愛。正色說道。出色哉。恭喜恭喜。發財發財。周蘭笑道。謝謝耐金口。只要俚巴結點。也像仔俚。俚姊妹三家頭。末好哉。口裡說。手指著雙珠。善卿回頭向雙珠一笑。雙珠道。阿姐是才嫁仔人。了好哉。單剩我一幹仔。無佢人來討得去。要耐養到老死。俚好。周蘭呵呵笑道。耐有洪老爺來。裡呢。耐嫁仔洪老爺。比雙福要加倍好。俚洪老爺。阿是善卿只是笑。周蘭又道。洪老爺先搭倪起個名字。等俚會做仔生意。末雙珠就撥仔耐罷。善卿道。名字叫周雙玉。阿好。雙珠道。阿有佢好聽點。個。原。是。雙。佢。雙。佢。阿。要討人厭。周蘭道。周雙玉無佢。把勢裡。要名氣。響末好。叫仔周雙玉。上海灘浪。隨便佢人看見。牌子。就曉得是周雙珠。俚個妹子。哉。呢。終比仔新鮮。名字好點。俚巧圓在傍。笑道。倒有點像大先生個名字。周雙福。周雙玉。阿是聽仔。差勿多。雙珠笑道。耐末曉得。佢差勿多。陽臺浪。瞭來。俚一塊手帕子。搭我拿得。

來。巧圓去後。周蘭挈過雙玉。和他到對過房裡去。善卿見天色晚。將下來也。要走了。雙珠道。耐佢要緊。哩。善卿道。我要尋個朋友去。雙珠起身待送。不送的。只囑咐道。耐晚歇。要轉去末。先來一埭。勳忘記。善卿答應出房。那時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裡。想是別處去了。善卿至樓門口。隱隱聽見亭子間有飲泣之聲。從簾子縫裡一張。也不是阿金。竟是周蘭的討人。周雙寶。淌眼抹淚。面壁而坐。善卿要安慰他。跨進亭子。搭起問道。一幹子來裡做佢。那周雙寶見是善卿。忙起身陪笑。叫一聲洪老爺。低頭不語。善卿又問道。阿是耐要搬。到下頭去哉。雙寶只點點頭。善卿道。下頭房間。倒比仔樓浪。要便當多花。俚雙寶手弄衣襟。仍是不語。善卿不好深談。但道。耐閒仔。點原到樓浪來。阿姐搭多坐歇。說說閒話也。無佢。雙寶方微微答應。善卿乃退出下樓。雙寶倒送至樓梯邊。而回。善卿出了公陽里。往東轉。至南書錦里中。祥發呂宋票店。只見管帳胡竹山。正站在門首。觀望。善卿上前。所見。胡竹山忙請進裡。面善卿。

也不歸坐。問小雲阿來裡。胡竹山道。勿多歌來。搗人來。同仔俚一淘出去。看光景是喫局。善卿即改邀胡竹山。道。价未倪也。喫局去。胡竹山連連推辭。善卿不由分說。死拖活拽。同往西棋盤街來。到了聚秀堂。陸秀寶房裡。見趙樸齋。張小村都在。還有一客。約摸是吳松橋。詢問不錯。胡竹山都不認識。各道姓名。然後就坐。大家隨意閒談。等至上燈以後。獨有莊荔甫未到。問陸秀林。說是往拋毬場買物事去的。外場單圓檯。排高椅。把掛的湘竹絹片。方燈。都點上了。趙樸齋已等得不耐煩。便滿房間大踱起來。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張小村與吳松橋兩個。向榻牀左右對面躺著。也不吸煙。却悄悄的說些秘密事務。陸秀林。陸秀寶姊妹。並坐在大牀上。指點眾人。背地說笑。胡竹山沒甚說的。仰著臉看壁間單條對聯。洪善卿叫楊家梅拿筆硯來開局。票先寫了。陸秀林。周雙珠二人。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寶也寫了。再問吳松橋。張小村叫舍人。松橋說叫孫素蘭。住兆貴里。小村說叫馬桂生。住慶雲里。

趙樸齋在傍看著寫畢。忽想起向張小村道。倪再去叫個王阿二來。倒有白相個呢。被小村著實瞪了一眼。樸齋後悔不迭。吳松橋只道樸齋要叫局也。攔道。耐自家喫酒也。勳叫舍局哉。樸齋要說不是叫局。却頓住嘴說不下去。恰好樓下外場喊說。莊大少爺上來。陸秀林聽了。急奔出去。樸齋也借勢走開去。迎莊荔甫。荔甫進房。見過眾人。就和陸秀林過間壁房間裡去。洪善卿叫起手巾。楊家梅應著。隨把局票帶下去。及至外場。絞上手巾。莊荔甫也已過來。大家都揩了面。於是趙樸齋高舉酒壺。恭恭敬敬。定胡竹山首座。竹山與一大驚。極力推却。洪善卿說著也不依。趙樸齋沒法。便將就請吳松橋坐了。竹山次位。其餘略讓一讓。即已坐定。陸秀寶上前篩了一巡酒。樸齋舉杯讓客。大家道謝而飲。第一道菜。照例上的是魚翅。趙樸齋待要奉敬。大家攔說。勳客氣。隨意好。樸齋從直遵命。只說得一聲請。魚翅以後。方是小碗。陸秀林已換了出局衣裳過來。楊家梅報說。上先生哉。秀林秀寶也並沒有唱大。

曲只有兩個烏師。坐在簾子外。吹彈了一套。及至烏師下去。叫的局也陸續到了。張小村叫的馬桂生。也是個不會唱的。孫素蘭一到。即問袁三寶阿曾唱袁三寶的娘姨會意。回說耐啲先唱末哉。孫素蘭和準琵琶唱一支開片。一段京調。莊荔甫先鼓起興致。叫拿大杯來擺莊。楊家梅去間壁房裡取過三隻鷄缸杯。列在荔甫面前。荔甫說我先擺十杯。吳松橋聽說。揸袖攘臂和荔甫搭起拳來。孫素蘭唱畢。即替吳松橋代酒。代了兩杯。又要存兩杯。說倪要轉局去對勿住。孫素蘭去後。周雙珠方姍姍其來。洪善卿見阿金兩隻眼睛腫得像胡桃一般。便接過水煙筒來自吸。不要他裝。阿金背轉身去。立在一邊。周雙珠揭開豈寇盒子。取出一張請客票頭。授與洪善卿。善卿接來看時。是朱謫人的。請至尚仁里林素芬家酒叙。後面另是一行小字。寫道。再有要事面商。見字速駕為幸。這行却加上密密的圈子。善卿猜不出是什麼事。問周雙珠道。送票頭來。是佷辰光。雙珠道。來仔一歇哉。阿去啲。善卿道。勿

曉得佷事體。實概要緊。雙珠道。阿要教相帮啲去問聲看。善卿點點頭。雙珠叫過阿金道。耐去喊俚啲。到尚仁里林素芬搭檯面浪看看。阿曾散問朱老爺阿有佷事體。無要緊末。說洪老爺謝謝勿來哉。阿金下樓與轎班說去。莊荔甫伸手要票頭來看。道。阿是謫人寫個啲。善卿道。為此勿懂。票頭末是羅子富個筆跡。到底是佷人。有事體啲。荔甫道。羅子富做佷生意。啲。善卿道。俚是山東人。江蘇候補知縣。有差使來裡上海。昨日夜頭。保合樓廳浪阿看見個胖子。就是俚。趙樸齋方知那個胖子叫羅子富。記在肚裡。只見莊荔甫又向善卿道。耐要先去末。先打兩杯莊。善卿伸拳搭了五杯。正值那轎班回來。說道。檯面是要散快哉。說請洪老爺帶局過去。等來啲。善卿乃告罪先行。趙樸齋不敢強留。送至房門口。外場趕忙絞上手巾。善卿略揩一把。然後出門。歛步轉至寶善街。逕往尚仁里來。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門首。見周雙珠的轎子。倒已先在等候。便與周雙珠一同上樓進房。只見觥籌交錯。履舄縱

橫。已是酒闌燈炮時候。檯面上只有四位。除羅子富陳小雲外。還有個湯嘯菴。是朱藹人得力朋友。這三位都與洪善卿時常聚首的。只一位不認識。是個清瘦面龐。長跳身材的後生。及至叙談起來。纔知道姓葛。號仲英。乃蘇州有名貴公子。洪善卿重復拱手致敬道。一向渴慕。幸會幸會。羅子富聽說。即移過一鷄缸杯酒來。授與善卿道。請耐喫一杯。濕濕喉嚨。勸害仔耐渴慕得要死。善卿只是赧笑。接來放在卓上。隨意向空著的高椅坐了。周雙珠坐在背後。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筋奉上。林素芬親自篩了一杯酒。羅子富偏要善卿喫。那一鷄缸。善卿笑道。耐喫也。喫完哉。還請我來喫。佢酒。耐要請我喫酒末。也擺一檯起來。羅子富一聽。直跳起來道。价末勸耐喫哉。佢去罷。第三回終。

看面
情代
庖當
買辦



丟眼色喫醋
是包荒



海上花列傳第四回

花也憐儂著

看面情代庖當買辦

丟眼色喫醋是包荒

按湯嘯菴拉羅子富坐下說道耐佗要緊哩我說末耐先教月琴先生打發個娘姨轉去擺起檯面來善卿坎坎來也讓俚擺個莊等藹人轉來仔一淘過去俚啻也舒齊哉阿是嘅耐第歇去也不過等來啻做佗呢羅子富連說勿差子富叫的兩個官人一個是老相好蔣月琴便令娘姨轉去看俚啻檯面擺好仔末再來洪善卿四面一看果然不見朱藹人只有林素芬和湯嘯菴應酬檯面還有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是湯嘯菴叫的本堂局也幫着張羅洪善卿詫異問道藹人是主人啗陸裡去哉啻湯嘯菴道黎篆鴻說句閒話教俚去一埭要轉來快哉洪善卿道說起黎篆鴻倒想着哉即向陳小雲道荔甫要問耐一篇帳阿曾拿到黎篆鴻搭去陳小雲道我託藹人拿得去哉我看價錢開得忒大仔點洪善卿道阿曉得第號物事陸裡來個嘅陳小雲

道說是廣東人家細底也勿清爽。羅子富向洪善卿道：「我也要問耐，耐阿是做仔包打聽哉？雙珠先生有個廣東客人勿曉得，俚細底耐阿曾搭俚打聽。」歇大家呵呵一笑。洪善卿也笑了。周雙珠道：「倪陸裡有捨廣東客人，頃耐倒搭倪拉個廣東客人來做做哉。」倪羅子富正要回言，洪善卿攔住道：「勳瞎說哉。我擺十杯莊耐來打。」羅子富挽起袖子，與洪善卿搭拳一交手，便輸了。羅子富道：「搭仔一淘喫。」接連搭了五拳，竟輸了五拳。蔣月琴代了一杯，那一個新做的官人叫黃翠鳳也伸手來接酒。洪善卿道：「怪勿得耐要搭拳，有幾花人搭耐代酒。」倪羅子富道：「大家勿許代，我自家喫。」洪善卿拍手的笑。陳小雲說代代罷。湯嘯菴帮他篩酒，取一杯授與黃翠鳳喫。黃翠鳳知道羅子富要翻檯到蔣月琴家去，因說道：「倪去哉。」阿要存兩杯。羅子富搖頭說：「勳存哉。」黃翠鳳乃先走了。湯嘯菴勸羅子富停歇再搭，却教陳小雲先與洪善卿交手也。搭上五拳，接着湯嘯菴自己都搭過了。單剩下葛仲英一個。那葛仲英正

扭轉身和官人吳雪香兩個唧唧噥噥的咬耳朵說話。連半日洪善卿如何擺莊都沒有理會。及至湯嘯菴叫他搭拳，葛仲英方回頭問做俚。羅子富道：「曉得耐喫是恩相好，檯面浪也推板點末哉。」阿是要做出來撥倪看看。吳雪香把手帕子望羅子富面上用來說道：「耐末總無撥一句好閒話說出來。」洪善卿拱手向葛仲英道：「請教搭拳。」葛仲英只搭得兩拳，喫過酒，仍和吳雪香去說話。羅子富已耐不得，伸拳與洪善卿重又搭起。這番却是贏的。洪善卿十杯莊消去九杯。羅子富想打完這莊，偏不巧又輸了。忽聽得樓下外場喊說：「朱老爺上來。」陳小雲忙阻止羅子富道：「讓箇人來搭仔一拳。」收令罷。羅子富聽說有理，便不再搭。朱藹人匆匆歸席，連說失陪得罪。又問箇人來裡擺莊。洪善卿且不搭拳，却反問朱藹人道：「耐有捨要緊事體搭我商量。」朱藹人茫然不知，說我無俚事體。倪羅子富不禁笑道：「請耐喫花酒，倒勿是要緊事體。」洪善卿也笑道：「我就曉得是耐來喫捏忙。」羅子富道：「就算是我捏忙，快點

搭仔奉了去。朱搗人道：「只剩仔一拳也勁搗哉。我來每位敬一杯。」大家說道：「命來搗人取齊六隻鷄缸杯都篩上酒，一齊乾訖，離席散坐。外場七手八脚，絞了手中。那蔣月琴的娘姨早來回話過了。當下又上前催請一遍。葛仲英羅子富朱搗人各有轎子，陳小雲自坐包車，一起官人隨着客轎帶局過去。惟湯嘯菴與洪善卿步行，乃約同了先走一步。二人離了林素芬家，來到尚仁里街口。有一人正要進街，見了忙側身垂手，叫聲洪老爺。洪善卿認得是王蓮生的管家，名叫來安的，便問他老爺呢。來安道：「倪老爺來喫祥春里請洪老爺過去，說句閒話。」洪善卿道：「祥春里捨人家，嘖來安道：「叫張蕙貞倪老爺也坎坎做起，有勿多兩日。」洪善卿聽了，即轉向湯嘯菴說：「我去一埭就來。」蔣月琴搭請倪先生罷。湯嘯菴叮囑快點自去了。洪善卿隨着來安，逕至祥春里，街內黑魃魃的，摸過兩三家，推開兩扇大門進去。來安喊說：「洪老爺來。」樓上接應了，不見動靜。來安又說：「拿隻洋燈下來。」樓上連說：「來哉。」又

等好一會，方見一個老娘姨，手提馬口鐵，回光壁燈，迎下樓來。說請洪老爺樓浪去。哩善卿見樓下客堂裡七橫八豎的堆着許多紅木桌椅，像要搬場光景。上樓看時，當中掛一盞保險燈，映着四壁，像月洞一般，却空落落的沒有一些東西。只剩下一張跋步牀，一隻梳妝檯，連簾帳燈鏡諸件都收拾乾淨了。王蓮生坐在梳妝檯前，正擺着四個小碗，喫便夜飯。傍邊一個官人陪他同喫。想來便是張蕙貞。善卿到了房裡，即笑說道：「耐倒一幹仔來裡尋開心。」蓮生起身招呼，覺善卿臉上有酒意，問阿是來喫喫酒。善卿道：「喫仔兩樽哉。俚喫請仔耐好幾埭。」故歇羅子富翻到仔蔣月琴搭去哉。耐阿高興一淘去。蓮生微笑搖頭。善卿隨意向牀上坐下。張蕙貞親自送過一支水煙筒來。善卿接了，忙說：「勸客氣，耐請用飯。」哩蕙貞笑道：「倪喫好哉呀。」善卿見張蕙貞滿面和氣，藹然可親，約摸是么二住家。問他阿是要調頭。蕙貞點頭應是。善卿道：「調來喫陸裡。」蕙貞說是東合興里大脚姚家。來喫吳雪香喫對門。善

卿道。包房間呢。做夥計。蕙貞道。倪是包房間。三十塊洋錢一月。喫善卿道。有限得勢。單是王老爺一幹仔末。一節做下來也。差勿多五六百局錢。喫阿怕。捨開消勿出。說着。王蓮生已喫畢飯。揩面嗽口。那老娘姨端了一副鴉片煙。盤問蕙貞擺陸裡。噯。蕙貞道。生來擺來。喫牀浪哉。噯。阿要擺到地浪去。老娘姨啼啼呵呵的。端到牀上。說道。撥來洪老爺看仔。阿要笑煞。噯。蕙貞道。耐收捉仔下頭去罷。勳多說多話哉。那老娘姨方搬了碗碟杯筷下樓。蕙貞乃請蓮生喫煙。蓮生去牀上與善卿對面躺下。然後說道。我請耐來。要買兩樣物事。一隻大理石紅木榻牀。一堂湘妃竹翎毛燈片。耐明朝就搭我買得來。最好善卿道。送到陸裡。噯。蓮生道。就送到大脚姚家去。來喫樓浪西面房間裡。善卿聽說。看看蕙貞。嘻嘻的。笑道。耐教別人去搭耐買仔罷。我勿來買。撥來沈小紅曉得仔。喫俚兩記耳光哉。噯。蓮生笑而不言。蕙貞道。洪老爺耐捨見仔。沈小紅也怕個。噯。善卿道。捨勿怕。耐問聲。王老爺看凶得來。蕙貞道。洪老

爺謝謝耐。看王老爺面浪。照應點倪。善卿道。耐拿捨物事來謝我。噯。蕙貞道。請耐喫酒。阿好。善卿道。捨人要喫耐。檯把捨酒。噯。阿是我勿曾喫。歇稀奇。然仔。蕙貞道。价末謝耐。捨哩。善卿道。耐有請我喫酒末。倒是請我喫點心罷。耐末也。便得勢。勳去難為。捨洋錢哉。阿是蕙貞噉的。笑道。耐喫才勿是好人。善卿呵呵一笑。站起來道。還有捨閒話末說。倪要去哉。蓮生道。無捨哉。後日請耐喫酒。耐看見子富。喫先搭我說一聲。明朝送條子去。善卿一面答應。一面下樓。仍至四馬路東公和里。蔣月琴家。喫酒去了。蕙貞見善卿已去。纔上牀來。歪在蓮生身上。給他燒煙。蓮生接連吸了七八口。漸漸合攏眼睛。似乎睡去。蕙貞低聲叫道。王老爺安置罷。蓮生點點頭。於是端過煙盤。收拾共睡。次日一點鐘辰光。兩人始起身洗臉。老娘姨搬上稀飯來。喫了些。蕙貞就在梳妝檯前梳頭。老娘姨仍把煙盤擺在牀上。蓮生自去吸起煙來。心想沈小紅家。須得先去撒個謊。然後再慢慢的告訴他。纔好。盤算一回。打定主意。便取

馬掛着了。要走。蕙貞忙問陸裡去。蓮生道：我到沈小紅搭去一埭。蕙貞道：價未喫仔飯了去哩。蓮生道：勸喫哉。蕙貞又問晚歇阿來。蓮生想了想，說道：耐明朝偕辰光到東合興去。蕙貞道：倪一早就過去哉。蓮生道：我明朝一點鐘到東合興來。蕙貞道：耐有工夫未。晚歇來一埭。蓮生應諾。躡下樓來。來安跟了出祥春里，向東至西營芳里街口。令來安回公館去打轎子來。自己即轉彎進街。娘姨阿珠先已望見，喊道：阿唷，王老爺來哉。趕忙迎出天井裡，一把拉住袖子進去。又喊道：先生，王老爺來哉。拉到樓梯邊，方放了手。蓮生款步上樓。沈小紅也出房相迎，似笑不笑的說道：王老爺耐倒好意思，說得半句便噎住了。蓮生見他一副淒涼面孔，着實有些不過意，嚥着嘴進房坐下。沈小紅也跟進來，挨在身旁，挽着蓮生的手，問道：我要問耐。耐三日天來，陸裡蓮生道：我來裡城裡為仔個朋友做生日。去喫仔三日天酒。小紅冷笑道：耐只好去騙騙小幹件。阿珠絞上手巾，揩了。小紅又問道：耐來喫城裡末。

夜頭阿轉來。蓮生道：夜頭末就住來。梁朋友搭哉。晚小紅道：耐個朋友倒開仔堂子哉。蓮生不禁笑了。小紅也笑道：阿珠耐喫聽聽，倪聞話我前日仔教阿金大到耐公館裡來看耐。說轎子末來。梁人是出去哉。耐兩隻脚倒爆來。梁呢。一直走到仔城裡。阿是坐仔馬車打城頭浪跳進去個。阿珠呵呵笑道：王老爺難也有點勿老實哉。陸裡去想得來好主意。說來。梁城裡小紅道：瞞倒瞞得緊。梁連朋友梁尋仔好幾埭也。尋勿着。阿珠道：王老爺耐也老相好哉。耐就說仔要去做偕人也。無偕呢。阿怕倪先生勿許。耐。小紅道：耐去做偕人也。勿關倪事。耐定規要瞞仔倪了。去做倒好像是倪喫醋。勿許耐去。阿要氣煞人。蓮生見他門一遞一句，插不下嘴去。只看着越笑。及至阿珠事畢下樓。蓮生方向小紅說道：耐勸去聽偕別人個閒話。我搭耐也三四年哉。我個脾氣耐阿有偕勿曉得。我就是要去。做偕人末。搭耐說明白仔。再做末。哉。晚瞞耐做偕。小紅道：我也勿曉得耐呢。耐自家去想想看。耐一直下來。

東去叫個局。西去叫個局。我阿曾說歇。你一句閒話。耐第歇倒要瞞我。故末為你呢。蓮生道。我是無价事。勿是要瞞耐。小紅道。我倒猜着耐個意思。來裡耐也勿是要瞞我。耐是有心來。梁要跳槽哉。阿是我倒要看耐跳跳看。蓮生一聽。沉下臉。別轉頭。冷笑道。我不過三日。天勿曾來。耐就說是跳槽。從前我搭耐說個閒話。阿是耐忘記脫哉。小紅道。正要耐說呢。耐勿忘記末。耐說哩。三日天來。梁陸裡。做個你人。耐說出來。我勿搭耐吵末哉。蓮生道。耐教我說你哩。我說來裡城裡。耐勿信。小紅道。耐倒還要撥當水我上。我打聽仔了。再問耐。蓮生道。故末蠻好。第歇耐來。梁氣頭浪。搭耐也無處去說。隔兩日。等耐快活仔點。我再搭耐說個明白末哉。小紅鼻子裡哼了一聲。半日不言。語。蓮生央告道。倪去喫筒煙去哩。小紅仍拉着手。同至榻牀前。蓮生脫去馬褂。躺下吸煙。小紅却呆呆的。坐在下手。蓮生要想些閒話來說。又沒甚說的。忽聽得樓梯上一陣腳聲。跑進房來。却是大姐阿金大。一見蓮生說道。王老

爺。我末到耐公館裡請耐。耐倒先來裡哉。又道。王老爺為你幾日勿來。阿是動氣哉。蓮生不答。小紅嘆道。動你氣。噴打兩記耳光哉。哩。動氣。阿金大道。王老爺耐勿來仔末。倪先生氣得來。害倪一埭一埭來請耐。難動實概。阿曉得說着。移過一碗茶來。放在煙盤裡。隨把馬褂去掛在衣架上。要去。蓮生見小紅呆呆的。乃說道。倪去弄點點心來喫。阿好。小紅道。耐要喫。你說末哉。蓮生道。耐也喫點。倪一淘喫。耐動喫末也。動去弄哉。小紅道。你末耐說哩。蓮生想去叫須臾送來。蓮生要小紅同喫。小紅攢眉道。勿曉得為你厭酸得來。喫勿落。蓮生道。你末多少喫點。小紅没法。用小碟檢幾根來。喫了。放下。蓮生也喫不多幾筷。即叫收下去。阿珠絞手巾來。回說。耐管家打轎子來。裡蓮生問阿有信事體。阿珠望樓窗。口叫來二爺來。安聽喚。立即上樓見蓮生。呈上一封請帖。蓮生開看。是葛仲英當晚請至吳雪香家喫酒的。隨手按下。來安仍退

中 冷 泉



下去了。蓮生仍去榻牀吸煙。忽又想起一件事來。叫阿珠要馬褂來着。阿珠便去衣架上取下。小紅喝住道。倒要緊緊。耐想陸裡去。阿珠忙丟個眼色。與小紅道。讓哩喫酒去罷。小紅纔不說了。適被蓮生擡頭看見。心想阿珠做什麼鬼戲。難道張蕙貞的事。被他們打聽明白了不成。蓮生一面想。一面阿珠把馬褂替蓮生披上。口裡道。難末就來叫。勳去叫。俚別人哉。小紅道。搭俚說。俚要叫。俚人。等俚去叫。末哉。晚。蓮生着好馬褂。挽着小紅的手。笑道。耐送送我。哩。小紅使勁的一撒手。反在靠壁高椅上坐下了。蓮生也挨在身傍。輕輕說了好些知己話。小紅低着頭。剔理指甲。只是不理好。一會方說道。耐個心。勿曉得那。俚生來。梁變得來。蓮生道。為俚說我變心。小紅道。問耐自家。晚。蓮生還緊着要問。小紅又起兩手。把蓮生推開。道去罷。去罷。看仔耐倒惹氣。蓮生乃佯笑而去。第四回終。

中冷泉

趙吉士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為天下第一然有龍窩洄流甚急相傳泉為龍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峯閣命寺僧拏四舟相連若井抵洄流用繩沉錫桶桶上開五眼綫繫木屑塞之無令濁水入下沉十數丈到底方拔線提起木屑則真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余急回岸烹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間味試以松蘿較惠泉色更不變僧曰衲等老死此山未獲嘗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較之味迥別越數日復拏舟繫墓畔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輒引去謂之龍禁誠然

跳神



跳神

四

跳神

蒲松齡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婆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過如雷蓬蓬聒人耳婦吻翕聞雜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吹噓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偃僂問休咎視尊中盞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嘆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儼偉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媪媳姊森森踏踏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

海上花列傳例言

蘇州土白彈詞中所載多係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
蓋演義小說不必沾沾於考據也惟有有音而無字者如說勿要二
字蘇人每急呼之併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當時神理又
無他字可以替代故將勿要二字併寫一格閱者須知勳字本無此
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讀也他若哩音眼噴音賈耐即你俚即伊之類
閱者自能意會茲不多贅